



繆思風采

風雨飄搖的年代

● 林柏維*

我是怎麼成為 KMT 黨員的？後來又不是黨員了？說來真是一段迷糊事。

1970 年代的台灣，猶然還是黨國一家的年代，每個人都在老大哥的注視下井然有序的生活著，但是某些力量還是會讓人無法避開；高三時，有天，導師張淑慧發給所有的同學入黨申請書和基本資料表，要求大家都要填寫，我認為思想還沒準備好就拒絕繳交，幾天後，果如預期的，和張武仁一齊被叫到校長室喝咖啡（那還是我第一次喝咖啡，實在難喝啊！），校長說：你是發起「美匪建交：一人一信給卡特」的代表，要做表帥喔！我還是沒給校長面子。

剛進輔仁大學成為新鮮人，正傻不隆咚搞不清楚東南西北時，首先是四年級的學姐簡淑惠來誘拐我加入史韻合唱團（也是件荒唐事），接著是三年級的黃興邦學長和蔡美香學姐來轉達一個訊息：歡迎你成為北知青五黨部第九區黨部小組長！真是晴天霹靂，我怎就成為黨員了？

一升二時被選為區委，到中



圖片 1：北知青黨部幹部訓練夏令營，1979.7.中央大學。
（前排右 3：林柏維）

* 林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

央大學參加北區知識青年黨部幹部訓練夏令營，接受「千斤重擔壓肩頭、一片忠心報黨國」的黨魂培養，很快地，通過幾番考核，在吳嘉賓（Jblife Wu）學長的引領下，進入「青年工作會」，經常進出校黨部（孔知信辦公室），那期間受到景廣萍、張玥等學姐照顧，也在宋偉民學長身體力行的黨務工作中受益匪淺。

那時期，正是台美斷交後，台灣陷入國際生存困境的「風雨飄搖的年代」，也是美麗島事件的肅殺年代；猶然記得一群人為了辦理全校社團幹部訓練，「同舟共濟」的光景，夥伴們「革命青年、熱血沸騰」的高亢情緒，在中壢「忠愛莊」軍營的訓練活動裡體現了出來，難以忘懷的是：課務組的某位同志由於太盡職，竟在凌晨的工作會報中當場胃穿孔吐血，而我這秘書組的成員就與他比鄰而坐，這一幕至今仍記憶猶新。

由於參與黨務，開會與缺課（公假）兩不相讓，生活步調也顯得凌亂，慢慢地，課業學習的方向逐漸清朗，那學長們「保送到政大東亞所、台大三研所，成為黨的菁英幹部」的建議路向，對我而言並不現實，於是從我的生涯規劃中淡去。

大三的時候我接手校刊總編輯，叵知：一篇我所撰寫的社論觸犯了禁忌，課外組徐傳雄主任把我和於念鑿社長、盧胡彬副社長叫到辦公室，大聲訓斥及要求拿掉社論，並且恫嚇我們：各記兩大過、自負印刷費。我們批評了校方的生活管理政策，然而



圖片 2：北知青五黨部第九區黨部小組長獎狀、區委證書



圖片 3：輔仁大學幹部訓練營秘書聘書及幹訓營紀念徽章（林柏維設計）



，那傢伙竟然無限上綱！罷了、罷了。不過，後來聽說為了這件「瑣事」，宋兄（宋偉民）也被牽連而卸下校黨部的職務，那還真是罪過啊！

在陸軍兵工學校服預官役時，因入選三民主義巡迴教官，勞煩盧胡彬幫我辦理黨籍轉移，文化大學黨部竟將黨籍資料直接寄到軍校給我自理，讓我終能看到這機密檔案：入黨申請書上的筆跡不是我的，相片也是從我作廢的公車月票撕過來；呵呵，原來如此。

原想和黨的關係就會逐漸淡化下去，沒想到，在南台科大服務的第三年，我接任課外組主任，依例，成為 KMT 南知青二十（南台工專）黨部總幹事（二組委員），後來，我卸下行行政職，黨職也沒了；時局的變動日烈，政黨退出校園的風潮興起，KMT 為了大選或是黨內政爭，進行黨籍總檢查或是黨員總登記，當我向校黨部（青培室）負責人邱懿瑩要回黨證時，她竟然推說不知道！就這樣，糊里糊塗地成為「黨外人士」。



圖片 4：南知青二十（南台工專）黨部總幹事兼救國團二組組長

黨退出校園的風潮興起，KMT 為了大選或是黨內政爭，進行黨籍總檢查或是黨員總登記，當我向校黨部（青培室）負責人邱懿瑩要回黨證時，她竟然推說不知道！就這樣，糊里糊塗地成為「黨外人士」。

